

註六

關於庫車縣城東約三公里皮郎附近城牆問題，我在第一次來庫車考查時，曾看到一段城牆，未及細查。此次重來庫車，擬重往訪問。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即陰曆除夕前一日，我同許景元、趙信及當地同志共五人，由諾仔毛拉引導，從縣署往東過庫車河往東約一公里左右，通過郊區田園，達到一段城牆，高高低低向東蜿蜒而去。在城牆北面約百餘步有一已傾圮建築遺址，名小路巴克，與城牆南面蘭海墩對直，相距約百餘米。在庫車通焉耆公路的北面約三公里左右，城牆由此起往東，彎彎曲曲至瑪札普坦東北面，共長二千米，為城的北牆。這段城牆為夯土所築，高約二·四〇米，但下層為紅土所築，土質細而堅實，每版厚六厘米，上層沙土所築，中雜石子，厚約九厘米，寬約一三·六〇—一八·六〇米。在此牆東段微偏北，突然中斷，約一百米左右，城牆又直轉往南。由瑪札普坦北面到皮郎東面，全長約一四·四六米，為城的東牆。牆亦為夯土所築，高約七·六米，寬約十五米，牆外每隔四〇米，有突出城堞，寬、長四·八〇米，沙土所築，土質粗鬆，中雜石子，與北牆上層同，厚約二〇—三〇厘米。由皮郎土墩往西亦有城牆，雖多為田園房屋所殘毀，但牆址斷斷續續間有存者。直西至薩爾巴克土拉，長約一八〇九米，是為南牆。往西即不見。假若西牆與東牆等長，是此城周圍有七公里左右，約合華里十四、五里。但此是指現所見到城牆痕迹而言，原城牆長度，當不止此，與大唐西域記所載「屈支國都周十七、八里」之說，有暗合之處。斯坦因亦在此處有所考察，據他所寫的亞洲腹部考古記中所述（八〇六、八〇七頁），亦曾見到庫車附近皮郎舊城，所見者亦為北、東、南三面，與我們此次所踏查者大致相同。他斷定此城是唐代古龜茲國都城。由於此城位置，與蘇巴什遺址距離，與大唐西域記中所述「荒城北四釐」相合，因斷定皮郎舊城是唐國都，結論雖偶爾相合，但證論錯誤。按西域記所述昭怛釐是在荒城北四十餘里，此城十餘里之二伽藍昭怛據他同時所寫是唐代龜茲國都，正是興盛時期，並非荒城。關於這些疵謬，伯希和已在吐貨邏語與庫車語考中（見亞洲報一九三四年刊第一冊，二三一—一〇六頁，馮承鈞轉譯載「吐火羅語考」一一七頁）已有所糾正，茲不重述。其次談到延城問題，我在原文中，曾據水經注所述，「東川水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故延城矣」之語，斷定此城為古延城。若以河流形勢論之，現城上河流於此城西面，烏恰色依流於此城中間，庫車河即水經注之東川水，分三支流，烏恰色依同沁色依，皆南偏西流的支水，疑烏恰色依為老河，沁色依為新河，與水經注所述暗合。又北牆和南牆牆基用極細夯土所築，厚僅六厘米，而東牆厚達二〇—三〇厘米，土質頗粗，中夾石子是北牆牆基的建築，早於東牆，可以決定。又城中灰土層達二·五〇—三米厚，可見此城歷時甚久。但是否為兩漢時代延城，還需要地下古物作證明，現我們正工作中，將來自有結論介紹出來。